



曼殊代表作

織雲女士編

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

1928。

蘇曼殊代表作

繡像女士編

例言

曼殊上人，曠代之薄命才人也。工詩善畫，精通梵文及英法等國語言。文章哀感頑艷，的是黃絹幼婦之作。織雲心服其人已久，凡曼殊著譯能設法購得者，必百計搜集，迴環銘誦。每于課餘，輯其精華，積成數卷。會亞細亞書局徵稿，卽以此付之。意者海內士女，愛曼殊者奚啻萬千，此集之出，或不至因織雲寡學而遭擯棄。聞曼殊故人柳亞子先生，已有曼殊全集之輯，其第一集業已出版，

由北新書局印行，其餘各集，刊出當亦不遠。或有讀此而未曆者，織雲謹樂爲紹介。茲並將織雲纂輯經過，略述于后，尙希加以教正。

一、茲集所搜曼殊遺詩，凡三十六篇，都七十六首。以遺詩每首均足爲其作品代表，故全收入。係根據柳亞子先生編曼殊全集第一集，參照周瘦鵠先生編燕子龕殘稿，按年分先後輯錄而成。

二、曼殊遺札，茲集選其精采者四十一通，亦依柳編曼殊全集第一集。

三、燕子龕隨筆，周編燕子龕殘稿凡錄六十則，

今據此選取四十三則。

四、非夢記據包天笑先生編小說大觀第十二集，編首原刊「言情小說非夢記曼殊上人遺墨」字樣。

五、碎簪記據段旋菴先生編燕子山僧集，情節略與非夢記相似，故僅選其首末兩段，中段情節，並說明之。

六、樊劍絳紗兩記，均據章行嚴先生名家小說下集。樊劍記選其兵災水災兩段，以其似水滸傳也。絳紗記只選其飄流絕島一段，以其似鏡花緣也。全文情節，均略加說明，俾讀者易于融會。

七、斷鴻零鴈記據胡寄塵先生校訂之斷鴻零鴈記單行本。原作殊冗長，茲取其與靜子言情哀艷者五章。

八、曼殊譯詩並譯著悲慘世界，亦甚富麗。惟本集限于創作，故不錄。

九、字句校刊，盡可能依據原稿。如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贈二絕之二，有「點染生綃好贈行」句，周本段本均將「贈」字改爲「送」字，曼殊原稿作「贈」字，故即據之。致高天梅書將「佩服」作「佩伏」，致某君書將「感激」作「感結」，

均可通，故併存之。

十、小說不按年編，以不詳其著作年月也。如有再版機緣，當設法更正。

十七年七月一日，金織雲識于蘇州天賜莊。

曼殊傳略

曼殊上人，一八八四年生于日本江戶，始名宗之助。傳其生父名宗郎，佚其姓，待攷。母河合氏，一八八八年隨華僑巨賈蘇某之粵，曼殊偕行，留爲養子，乃易名蘇元瑛，字子毅，小字三郎。旋河合氏不見容于蘇婦，歸日本，曼殊仍留華。蘇某乃遣赴香港求學，蘇某卒，人皆擯棄之，一八九五年十二歲，遂詣羊城長壽寺披髮，法名博經，曼殊卽其號也。次年，歸日本省母，留日五年，學美術

政治學及陸軍，均中輟。一九〇一年，赴暹羅習筭文。曾南巡新嘉坡，印度，錫蘭，爪哇各地。在華曆任報館記者及湘皖蘇各校教授。後往來中國日本間，欲西游歐土意大利瑞士等處，均不果行。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因腸疾卒于上海廣濟醫院，時年三十五歲。曼殊爲曠世天才，聰明絕頂，詩文富麗哀艷，殆所謂爲「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其著譯多至二三十種，今所傳者僅十數種而已。爲人孤介寡言，舉止不凡，人或疑爲瘋癲，實則事事在其耳目，蓋亦「盡在不言中」而已。其情史亦甚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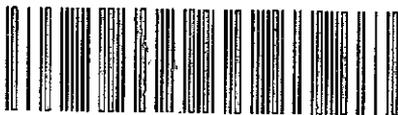
鮑，惟曼殊以四大皆空，故不願有兒女之事見擾。然迹其所作，亦非鐵石無情者，抑或觀透現世，理智勉抑情感耳。生平無他嗜好，惟嗜雪茄糖菓，後卒以之亡其身。嗚呼！

$$\langle \sigma \rangle = \frac{1}{2} \left(\frac{1}{\mu_0} \frac{\partial \langle \sigma \rangle}{\partial x} \right)$$

848
554-30

曼殊代表作要目

非夢記及其他小說	一三七
燕子龕隨筆	一一三
曼殊遺札	一五五
曼殊遺詩	一一
曼殊傳略	一一
例言	一



3 0537 9347 1

曼殊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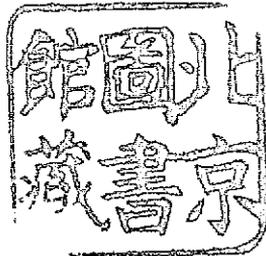
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

蹈海魯連不帝秦，

茫茫煙水着浮身。

國民孤憤英雄淚，

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天龍戰血玄黃，

披髮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往西湖白雲禪院作此

白雲深處擁雷峯，

幾樹寒梅帶雪紅；

齋罷垂垂渾入定，

菴前潭影落疎鐘。

答鄧繩侯

相逢天女贈天書，

慙住仙山莫問予。

曾遣素娥非別意，

是空是色本無殊。

題畫

海天空闊九臯深，

飛下松陰聽鼓琴。

明日飄然又何處？——

白雲與爾共無心。

東來與慈親相會，忽感劉三天梅去

我萬里，不知涕泗之橫流也

九年面壁成空相，

萬里歸來一病身！

淚眼更誰愁似我？——

親前猶自憶詞人。

余出家卅九年。

過平戶延平誕生處

行人遙指鄭公石，

沙白松青夕照邊；

極目神州餘子盡，

袈裟和淚伏碑前。

過蒲田

柳陰深處馬蹄驕

無際銀沙逐退潮；

茅店冰旗知近市，

滿山紅葉女郎樵。

過若松町有感

孤燈引夢記朦朧，

風雨隣菴夜半鐘。

我再來時人已去，

涉江誰爲采芙蓉？

有懷

玉砌孤行夜有聲，

美人淚眼尙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

指點荒烟鎖石城。

坐天成佛我何能？——

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

尙留微命作詩僧。

本事

無量春愁無量恨，

一時都向指間鳴。

我亦艱難多病日，

那堪更聽八雲箏？

女室番茶手自煎，

語深香冷涕潸然。

生身阿母無情甚，

爲向摩耶問夙緣！

丹頓拜倫是我師，

才如江海命如絲。

朱弦休爲佳人絕，

孤憤酸情欲語誰？

慵妝高閣鳴箏坐，

羞爲他人工笑顰。

鑿日歡場忙不了，

萬家歌舞一閒身。

桃腮檀口坐吹箏，

春水難量舊恨盈。

華嚴瀑布高千尺，

未及卿卿愛我情！

烏舍凌波肌似雪，

親持紅葉索題詩。

還卿一鉢無情淚，

恨不相逢未髻時！

相憐病骨輕于蝶，

夢入羅浮萬里雲；

贈爾多情書一卷，

他年重檢石榴裙。

贈以庵本沙恭達羅。

碧玉莫愁身世賤，

同鄉仙子獨銷魂；

袈裟點點疑櫻瓣，

半是脂痕半淚痕。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九年面壁成空相，

持錫歸來悔悟卿！

我本負人今已矣——
任他人作樂中箏！

代柯子簡少侯

小樓春盡雨絲絲，
孤負添香對語時；
寶鏡有塵難見面，
妝台紅粉畫誰眉？

浣江道中口占

孤村隱隱起微烟，

處處秧歌競種田，

羸馬未須愁遠道，

桃花紅欲上吟鞭。

題師梨集

誰贈師梨一曲歌？

可憐心事正蹉跎！

琅玕欲報何從報，

夢裏依稀認眼波。

落日

落日滄波絕島濱，

悲笳一動劇傷神。

誰知北海吞旣日，

不愛英雄愛美人！

爲調等人續像

收拾禪心侍鑿台，

沾泥殘絮有沈哀。

湘弦灑徧胭脂淚，

香火重生劫後灰。

嘗作風絮美人圖寄晦公廣州。晦公寄余詩有「向人風絮有沈哀」句。

淡掃蛾眉朝畫師，

同心華髻結青絲。

一杯顏色和雙淚，

寫就梨花付與誰？

漢元帝時有同心髻，頂髮相纏，束以絳羅，今日

本尙有此風。

寄調等人

生憎花發柳含烟，

東海飄零二十年。

懺盡情禪空色相，

琵琶湖畔枕經眠。

禪心一任峨眉妬，

佛說原來怨是親。

兩笠烟簑歸去也——
與人無愛亦無嗔。

偷嘗天女唇中露，
幾度臨風拭淚痕；
日日思卿令人老，
孤窗無奈正黃昏！

寄晦聞

忽聞隣女艷陽歌，

南國詩人近若何？

欲寄數行相問訊，

落花如雨亂愁多！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闊死生君莫問，

行雲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

縱有歡腸已似冰！

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題

贈二絕

乍聽驪歌似有情，

危弦遠道客魂驚。

何心描畫閒金粉？——

枯木寒山滿故城！

送卿歸去海潮生，

點染生綃好贈行。

五里徘徊仍遠別，
未應辛苦爲調箏。

失題

斜插蓮蓬美且鬆，
曾教粉脂印青編；
此後不知魂與夢，
涉江同泛采蓮船。

西湖韜光菴夜聞鶻聲，簡劉三

劉三舊是多情種，

浪跡煙波又一年；

近日詩腸饒幾許？——

何妨伴我聽嘯鵲。

題拜輪集

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拜
輪遺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且殷
殷易以歸計。嗟夫，予早歲披髮，學道無成，思
維身世，有難言之詞！爰扶病書二十八字于拜輪

卷首，此意惟雪鴻大家知之耳。

秋風海上已黃昏，

獨向遺編弔拜輪。

詞客飄蓬君與我，

可能異域爲招魂？

耶婆堤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

奉答，兼呈曠處士

君爲海上鴻。

我是華亭鶴；

遙念曠處士，

對花弄春爵。

良訊東海來，

中有遊仙作。

勸我加餐飯，

規我近綽約。

災蒸困羈旅，

南海何遼索；

上國亦已蕪，

黃星向西落！

青驪逝千里，

瞻鳥止誰屋？

江南春已晚，

淑景付冥莫。

建業在何許？

胡塵紛漠漠。

佳人不可期，

皎月照羅幕。

九關日以遠，

肝胆竟誰託？

願得趨無生，

長作投荒客！

蛟身上須彌，

四顧無崖嶂。

我馬已玄黃，

梵土仍寥廓；

恆河去不息

悲風振林薄。

袖中有短書，

思寄青飛雀——

遠行戀儔侶，

此志常落拓！

東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

雲雷亦歸漢土，感成此絕

范滂有母終須養，

張儉飄零豈是歸？

萬里征途愁入夢，

天南分手淚沾衣。

簡法忍

來醉金莖露，

胭脂畫牡丹；

落花深一尺，

不用帶蒲團。

何處

何處停儂油壁車？——

西冷終古卽天涯！

搗蓮羨麝春情斷，

轉綠迴黃妄意賒。

玳瑁窗虛延冷月，

芭蕉葉捲抱秋花。

傷心怕向妝台照，

瘦盡朱顏祇自嗟。

吳門依易生韻

江南花草盡愁根，

惹得吳娃笑語頻。

獨有傷心驢背客，

暮烟疎雨過闌門。

碧海雲峯百萬重，

中原何處託孤蹤？

春泥細雨吳趨地，

又聽寒山夜半鐘。

月華如水浸瑤塔，

環珮聲聲擾夢懷。

記得吳王宮裏事，
春風一夜百花開。

姑蘇台畔夕陽斜，

寶馬金鞍翡翠車。

一自美人和淚去，

河山終古是天涯！

萬戶千門盡劫灰，

吳姬含笑踏青來。

今日已無天下色，

莫牽麀鹿上蘇台！

水驛山城盡可哀，

夢中衰草鳳凰台。

春色總憐歌舞地，

萬花撩亂爲誰開？

年華風柳共飄蕭，

酒醒天涯問六朝。

猛憶玉人明月下，
悄無人處學吹簫。

萬樹垂楊任好風，

斑駁西向水田東。

莫道碧桃花獨艷，

澗山湖外夕陽紅。

平原落日馬蕭蕭，

賸有山僧賦大招。

最是令人淒絕處，

垂虹亭畔柳波橋。

碧城烟樹小形樓，

楊柳東風繫客舟；

故國已隨春日盡，

鷓鴣聲急使人愁。

白水青山未盡思，

人間天上兩霏微。

輕風細雨紅泥寺，
不見僧歸見燕歸！

無題

綠窗新柳玉台傍，
臂上微聞菽乳香；
畢竟美人知愛國，
自將銀管學南唐。

軟紅簾動月輪西，

水作欄干玉作梯，
寄語麻姑要珍重，
鳳樓迢遞燕應迷。

水晶簾捲一燈昏

寂對河山叩國魂。

祇是銀鴛羞不語，

恐防重惹舊啼痕。

空言少據定難猜。

欲把明珠寄上才，

聞道別來餐事減，

晚妝猶待小鬟催。

綺陌春寒壓馬嘶，

落紅狼藉印苔泥。

莊辭珍貺無由報，

此別愁眉又復低。

棠梨無限憶秋千，

楊柳腰肢最可憐，
縱使有情還有淚，
漫從人海說人天！

羅幙春殘欲暮天，
四山風雨總纏綿，
分明化石心難定，
多謝雲娘十幅箋。

星裁環珮月裁瑤，

一夜秋寒掩洞房，
莫道橫塘風露冷，
殘荷猶自蓋鴛鴦。

爲玉鸞女弟續扇

日暮有佳人，

獨立瀟湘浦。

疎柳盡含煙，

似憐亡國苦。

南樓寺懷法忍葉葉

萬物逢搖落，

姮娥耐九秋。

綺衣人不見，

獨上寺南樓。

飲席贈歌者

一曲凌波去，

紅蓮禮白蓮。

江南誰得似？——

猶憶李龜年。

東行別仲兄

江城如畫一傾杯，

乍合仍離倍可哀。

此去孤舟明月夜，

排雲誰與望樓台？

憩平原別邱贈玄立

狂歌走馬徧天涯，

斗酒黃雞處士家。

逢君別有傷心在，

且看寒梅未落花！

偶成

汽車中隔座女郎，言其妹氏懷仁仗義，年僅十

三，乘摩多車冒風而歿。余憐而慰之，並示湘痕

阿可。

人間花草太匆匆，

春未殘時花已空。

自是神仙淪小謫，

不須惆悵憶芳容。

東居雜詩十九首

却下珠簾故故羞，

浪持銀蠟照梳頭，

玉階人靜情難訴，

悄向星河覓女牛。

流螢明滅夜悠悠，

素女嬋娟不耐秋。

相逢莫問人間事，

故國傷心只淚流！

羅襦換罷下西樓，

豈寇香溫語未休。

說到年華更羞怯，

水晶簾下學箜篌。

翡翠流蘇白玉鉤，

夜涼如水待牽牛；

知否去年人去後——

枕函紅淚至今留？

異國名香莫浪偷，

窺簾一笑意偏幽；

明珠欲贈還惆悵，

來歲雙星怕引愁。◎

碧闌干外夜沈沈，

斜倚雲屏燭影深。

看取紅酥渾欲滴，

鳳文雙結是同心。

秋千院落月如鉤，

爲愛花陰嬾上樓。

露濕紅蕖波底轉，

自拈羅帶淡蛾羞。

折得黃花贈阿嬌，

暗抬星眼謝王喬。

輕舟肥犢金鈴響，

深院何人弄碧簫？

碧沼紅蓮水自流，

涉江同上木蘭舟。

可憐十五盈盈女，

不信盧家有莫愁！

鏡飄珠箔玉箏秋，

幾曲回闌水上樓。

猛憶定菴哀怨句：

「三生花草夢蘇州」。

人間天上結離憂，

翠袖凝妝獨倚樓。

凄絕蜀楊絲萬樓，

替人惜別亦生愁。

六幅瀟湘曳畫裙，

鏡前蘭麝自氤氳。

扁舟容與知無計，

兵火頭陀淚滿樽。

銀燭金杯映綠紗，

空持傾國對流霞。

酡顏欲語嬌無力，

雲鬢新簪白玉花。

蟬葉輕紗束細腰，

遠山眉黛不能描；

誰知詞客蓬山裏——

煙雨樓台夢六朝？

胭脂湖畔紫騮驕，

流水棲鴉認小橋；

爲向芭蕉問消息，

朝朝紅淚欲成潮。

珍重嫦娥白玉姿，

人天携手兩無期；

遺珠有恨終歸海，

覩物思人更可悲！

誰憐一闋斷腸詞？——

搖落秋懷祇自知！

况是異鄉兼日暮，

疎鐘紅葉墜相思。

織纈秋林細雨時，

天涯飄泊欲何之？

空山流水無人跡，

何處蛾眉有怨詞？

鬪薰芬芳總負伊，

並肩携手納涼時；

舊廂風月重相憶，

十指纖纖擘荔枝。

芳草

芳草天涯人是夢，

碧桃花下月如烟。

可憐羅帶秋光薄，

珍重蕭郎解玉鈿。

曼殊遺札

與劉三書

劉三我兄足下：前月念旬肅具片楮，何久未蒙賜答？抑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耶？海航哥都不聞動靜，別來無恙否？秋風又一度矣。中秋前四日，曼拜。

又

劉三長者台下：會少離多，曷勝海燕風萍之

感。曼前月過滬，小住數日；至月之初四，停棹西湖，盈眸寂樂。杭中諸公，方留曼于佛教公所。曼恐爽留雲之約，故未允之。日間當返申，如可償留雲此願，則蒲團上具有華那，梵音中能造一新世界否？餘無可言。西風滿天，伏維珍攝，以慰此葭蒼露白之思也。清漪海航兩公均好。九月六日，曼殊拜。

諸故人音塵遠隔，不能不顛顛于心耳。杏南兄放舟在何日，晤時乞爲我道念。鍾公亦于明日來申。寒衲送君南浦時，以爲不久當可接席快談，而竟不果。其緣慳耶？寒凝切祈珍攝，以慰此馳想也。十月十五日，博經合十。

又

劉三足下：別來匪夕不思，今旅次長崎，由東京轉來手教，未開械時，欣喜無極；至誦大作，則不禁涔涔墮淚也。眞知我者惟公耳，卽作畫紀之。

日間往東京，將以入銅，然後寄上。南入印度尙未有期，公明春行止如何？昨日爲陽歷元旦，此間不甚冷。餘容續呈，至日本雜誌兩冊，不足道也。元
璞叩。

又

劉三足下：春序將謝，繫念無時。前日方去一櫛，並書數冊，遽接初十日手示，並扇面一張。曼近日肩下生瘡甚痛，全愈時當勉應命，一面代請三堂聞爲公題字。曼西歸尙未可期，南條四月赴西

京，暫不能進真宗。人事牽引，濁世昌披，人懷惻恨，奈之何哉？未涯瞻奉，臨書惘然。二月二十七日，曼殊裝禪裏。

又

季平愛友垂鑒。別將半載，無時不思。昨秋白雲庵南樓一聆教誨，卽赴秣陵；閱數月東行，又無握別之緣，及今未聞動定，少病少惱不？行脚僧皮囊如故。思維疇昔隨公左右，教我爲詩；於今東塗西抹，得稿盈寸，相去萬里，反不得公爲我點鉄，

如何如何！前託枚公轉致文姬圖，隨意得之，非敢言畫，收到尙望答我一楸。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耶？雪近爲腦病所苦，每日午前赴梵學會，爲印度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醫者勸午後工夫僅以一小時爲限。拜輪集今已全篇脫稿，待友人付印畢事，當速呈上，以證心量。近證得「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先是見翻譯名義集譯「支那」一語本巧詐義，心滋疑惑，及今讀印度古詩摩訶婆羅多元文，始知當時已有支那之名。案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朝紀事詩，前此有王名婆羅多，其時有大

戰，後始統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攷婆羅多朝在西紀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又聞王所言波斯國俗，今時所證皆確。雪常以經典載印度事實，質之婆羅門僧，無一毫支離，以西人所攷，多所差舛。今新學人咸謂「支那」乃「秦」字轉音，實非也。故附書之，以問吾公。雪西歸尙未有期，心緒萬千，付之滄波一棹耳。四月初二日，雪鯉頂禮。

又

季平我兄如見：前去數櫛，妥收未？雪今侍家
母旅次逗子海邊，幽岩密篁，甚思昨秋武林之會
也。未知吾兄少病少惱不？海航達權兩兄，亦久別
甚念；或因通書，幸爲我道意。前譯拜輪詩，恨不
隨吾兄左右，得聆教益，今蒙末底居士爲我改正，
亦幸甚矣。今寄去佗露修詩一截，望兄更爲點鉄。
佗露修，梵士近代才女也，其詩名已徧播歐美。去
歲年甫十九，怨此瑤華，忽焉彫悴，乃譯是篇，寄

其妹氏。想兄詩囊必盛，能示我一讀否？餘容續呈。四月廿日燈下，雪拜。

與高天梅書

天梅居士侍者：昨歲自江戶歸國，擬于桂花香裏，趨叩高齋，而竟不果；情根未斷，思子爲勞。頃接南社初集一冊，日夕誦之，如與諸故人相對，快慰何言！拙詩亦見錄存，不亦佛頭着糞耶？納行脚南荒，藥壚爲伍，不覺逾歲。舊病新瘥，於田畝間盡日與田夫閑話，或寂處斗室，哦詩排悶。「比

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惟有長嗟而已。大著精妙無倫，佩伏佩伏。衲嘗謂拜輪足以冠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學人，均以爲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衲均未遇目；林氏說部，衲亦無暇觀之。惟金塔剖尸記，魯濱孫飄流記二書，以少時曾讀其原文，故舊誦之，甚爲佩伏。餘如吟邊燕語，不如

歸，均譯自第二人之手；林不諳英文，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痴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爲一夜脫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人悅，奈非如羅拔氏專爲蒼生者何？此視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辜氏志不在文字，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納謂凡治一國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

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亦以此說爲當，卽贈我西詩數冊。每於椰風椰雨之際，挑燈披卷，日思羅子，不能忘弼也。未知居士近日作何消遣，亦一思及殘僧飄流絕島耶？前夕商人招飲，醉臥道中，卒遇友人扶歸始覺。南渡以來，惟此一段笑話耳。屈子沈江前三日，阿難發自耶婆堤舊都。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

天梅亞子兩居士蓮座：前接哲子書，始知兩居士道體如昨。天中節奉上一箋，託哲子轉交，想已

塵清覽矣。頃接手示，厚意篤摯，循還銘誦，不知所以爲報。璞比來咯血之症復發，羈旅六月，已費去七百餘金，故未能買舟赴印。南洲暑濕，未易衛養，承示約圖良會，深感遠地殷殷至意。遙念諸君文酒風流，而我飄流絕島，嗟夫病骨，還剩幾朝，尙不可知，焉問歸期！道一佩忍兩公，爲况復何如也？平生故人，去我萬里，伏枕思維，豈不悵悵？萬梅圖不值一粲，今委作畫，愧畫筆久廢；但望天帝釋，有以加庇，異日或能歸國，勉應尊命耳。前歲佩公匆匆一別，都不聞動定。懺惠夫人詞，何

不見寄一冊？今去拙詩，尙祈斧政。又前佩公許爲我題明故宮瓦當歌，至今未見惠下，想佩公亦已忘却；或因通書，幸爲我寄言佩公也。吹萬居士前於海上一晤，殆如夢幻，想起居彌健耳。近讀所南「千金散盡還彈鋏，四海交空且碎琴」句，感慨隨之。爾居士大著必多，還望便中書示一二，以慰纏綿之病，幸何如之！五月十七日燈下，瑛頂禮。

答瑪德利 馮湘處士書

馮師壇次。星洲一別，於今三年。馬背郎當，

致疏音問。萬里書來，知說法不勞，少病少惱，深以爲慰。燕子箋譯稿已畢，蒙惠題詞，雅健雄深，人間甯有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來示所論甚當，佛教雖斥聲論，然楞伽瑜伽所說五法，曰相，曰名，曰分別，曰正智，曰真如，與波彌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故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至於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將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并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

陸道場，凡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嚮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

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持梵唄，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萬億由延？雲棲廣作懺法，蔓蔓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長，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但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思之甯無墮淚！至謂崇拜木偶，誠劣俗矣。昔中天竺曇摩拙叉善畫；隋文帝時，自梵土來，遍體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太

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嵩山少林寺門上有畫神，亦爲天竺迦佛陀禪師之迹，復次有康僧鑑者，初入吳設像行道；時曹不興見梵方佛畫，儀範端嚴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皈依心，卽背而撫之，故天下盛傳不興。後此雕塑鑄象，俱本曹不興，吳卽道子，時人稱「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夫偶象崇拜，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天竺民間宗教，多雕刻獠惡神象。至婆羅門與佛教，其始但雕刻小形偶象，以爲紀念，與畫象相去無幾耳。遠後

希臘侵入，被其美術之風，而築壇刻象始精矣。然觀世尊初滅度時，弟子但寶其遺骨，貯之塔婆，或巡拜聖迹所至之處；初非以偶象爲重，曾謂如彼僞仁矯義者之淫祀也哉！震旦禪師，亦有燒木佛事，百丈舊規，不立佛殿，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若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執之卽成見病，況於雕刻之幻形乎？「三斯克烈多」者，環球最古之文，大乘經典俱用之，近人不察，謂大乘經爲「巴利」文，而不知小乘間用之耳。「三斯克烈多」正統，流通於中天竺，西天竺，文帝珥瑪爾，華羅疋等處。盤

迦梨西南接壤，有地名屈德，其地流通「烏利耶」文，惟與「盤迦梨」絕不類似，土人另有文法語集，入天竺西南境，有「求察羅帝」及「摩羅隄」兩種，亦「三斯克烈多」統系也。「低婁求」爲哥羅門語海濱土語，南達案達羅之北，直過娑伽窰都芝伽南境；及渤海瀕而南，達梅素邊埗，擴延至屈散俾羅等處，北與烏利耶接，西與迦那多及摩羅提接，南貫揭蘭陀等處。「迦那多」與「低婁求」三文，不過少有差別耳，兩種本同源也。揭蘭陀字，取法於「那迦離」，然其文法結構，則甚有差別。

「秣羅耶縵」則獨用於摩羅鉢南岸，就各種字中，
「那迦離」最爲重要，蓋「三斯克烈多」文，多以
「那迦離」謄寫，至十一世紀勒石鐫刻，則全用
「那迦離」矣。迨後南天梵章，變體爲五，皆用於
芬達耶嶺之南，卽「迦那多」「低婁求」等。天竺
古昔，俱剝紅柳皮卽檉皮，或櫟櫚葉卽貝葉作書。
初天竺西北境須彌山，卽喜馬拉耶，其上多紅柳森
林，及後延及中天竺，東天竺，西天竺等處，皆用
紅柳皮作書，最初發見之「三斯克烈多」文，係鐫
紅柳皮上，此可證古昔所用材料矣。及後回部僊

入，始用紙作書，而檉皮貝葉廢矣；惟南天仍常用之，意勿忘本耳。檉皮貝葉，乃用繩索貫其中間，穿孔聯之，故梵土以纈結及線，名典籍曰「素怛纈」或「修多羅」，卽此意也。牛羊皮革等，梵方向禁用之，蓋惡其弗潔；古昔銅版，亦多用之鑄刻，此皆倣檉皮或貝葉之形狀。天竺古昔，呼墨水曰「麻尸」，束蘆爲管曰「迦羅摩」，以墨水及束蘆筆書於檉皮貝葉及紙之上。古昔南天，或用木炭作書，尖刀筆亦嘗用之，其形似女子押髮長針，古人用以書蠟版者，凡書旣成，乃用紫檀薄片夾之，瀉以繩

索，組文繡花布之內，復實以栴檀香屑，最能耐久。先是遊扶南菩提寺，尙得拜觀，劫後臨安，梨花魂夢，徒令人心惻耳。龍樹菩薩取經，事甚渺茫，蓋華嚴經在天竺何時成立，無人識之。自古相傳，龍樹菩薩入海，從龍宮取出。「龍宮」者，或疑爲龍族所居，乃天竺邊鄙野人，或是海濱窟殿，素有經藏，遂以「龍宮」名之，非眞自海底取出也。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德意志開士馬格斯牟勒，定爲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蓋本佛陀伽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限，吾師姑從之可耳。中

夏國說曰「支那」者，有謂爲「秦」字轉音，歐洲
學人，皆具是想，女公子新作，亦引據之；納謂非
然也。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惟
恃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牽耜之屬，民咸駭歎，始
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
華言巧黠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證
得音非「秦」轉矣。或謂因磁器得名，如日本之於
漆，妄也。案摩訶婆羅多，與羅摩延二書，爲長篇
敘事詩，雖領馬亦不足望其項背。考二詩之作，在
吾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惟華嚴經偶述其名

稱，謂出馬鳴菩薩手。文固曠劫難逢，納意裝公當日，以其無關正教，因弗之譯，與賴吒和羅，俱作廣陵散耳。今吾震旦已從夢中褫落，便何顏絮絮辯國號？納離絕語言文字久矣，既承明問，不覺拉雜奉復。破夏至爪哇，普法顯亦嘗經此，卽佛國記所云「耶婆堤」，今婆羅門與回教特盛，佛徒則僅贖「波羅鉢多」大石伽藍，倒映於頽陽之下，金碧飄零，無殘碑可拓，時見海鷗飛唳。今擬歲暮歸棲鄧尉，力行正照。道遠心長，千萬珍重！聞吾師明春遷居君斯坦，未識異日可有機緣，扁舟容與，盈盈

湖水，寒照顰眉否耶？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曼殊沙禪裏。

與柳亞子馬君武書

亞子君武兩公侍者。久別思心彌結，誰云釋矣？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譚；不慧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天梅止齋，爲況何似？楚儉兄近居滬否？不慧又病月餘，支離病骨，誰憐季子！今擬十二月遄歸故國，鄧尉山容我力行正照，屆時望諸公惠存，爲我說消魂

僞。君武亞子，願耶否耶？十月二十八日，三郎伏枕上言。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曼離絕語言文字久。見滕上蔣虹字腿，嘉興大頭菜，棗泥月餅，黃壇糟蛋各事，喜不自勝；比醒則又萬緒悲涼，倍增歸思。「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亞子此時樂也。如臘月病不爲累，當檢燕尾烏衣典去，北旋灑土，與天梅止齋劍華楚儉少屏吹萬並南社諸公，痛飲十

日；然後向千山萬山之外，聽風望月，亦足以稍慰飄零。亞子其亦有世外之思否耶？不慧曼殊頂禮。

又

亞子足下：前數函奉寄，妥收未？道兄今日首途內渡，瑛以校事未了，故弗能同行；當於念外檢燕尾烏衣典去，然後啓行耳。正月十旬，可抵滬濱，聽亞子爲野衲說消魂偈，其樂何極也！三月須東行，未知亞子願伴野僧雲游否耶？十四日，瑛頓首頓首。

答蕭公書

蕭公足下：佛國歸航，未見些梨之騎；經窗簾卷，頻勞燕子之箋。猛憶故人，鸞飄鳳泊，負杖行吟，又欷歔不置耳！昨晤穆弟海上，謂故鄉人傳不慧還俗，及屬某黨某會，皆妄語也。不慧性過疏懶，安敢廁身世間法耶？惟老母之恩，不能忽然置之，故時歸省。足下十年情性之交，必諒我也。拜輪詩久不習誦，曩日偶以微辭移譯，及今思之，殊覺多事。亡友篤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

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誠不當以閒愁自戕也。此次過滬，與太炎未嘗相遇，此公與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敬乞足下爲焚化與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挂劍之意。此畫而後，不忍下筆矣。曼殊頓首頓首。

與默君女士書

默君女士鑒：曩羈秣陵，偶以他緣，未便奉謁，至今愴然。尊翁亦十餘年闊別，都弗聞動定，

思念不置。乞見賜數行，慰此馳想。曼叩。

與海上諸友人書

楚儻亞子少屏三公無恙否？別後蜷臥舟中，今晨抵長崎始覺，不圖疲倦至於斯極也。晚上趁急行車，後日二時，可以甯家。沿道柳眼花鬚，各無聊賴，小住彌月即歸。「天涯何處無風雨」，海上故人，毋以爲念。曼殊書於紅燒牛肉鷄片黃魚之畔。

再與海上諸友人書

舟過長崎，曾有數行奉寄，收到未？比來興致何似？納近日腹中寒沍，生洞泄之疾；久未修箋道念，恕之。舊遊雲散，旅況無聊；日往坊間搜羅歐人詩集，幸得四種，稍慰寥寂。月杪束裝歸去，織女渡河之後，須重來江戶。是間尙御薄祿，遙知公等正消受桃花扇底之風也。曼殊合十。

與某君書

曼殊再拜敬覆：兩辱手書，兼君家阿玄將來珍贖，謹拜登受，感結在心，罔有捐替。所約弗克應

赴，謂山僧曰：醉卓氏壚前，則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爲伍耶？七夕發丹鳳山，雞鳴經珠簾瀑，旁午至一處，人跡荒絕，四顧衰柳微汀，居然倪迂畫本也。草徑甚微，徐步得小丘，丘後有湖，寒流清泚，有弄潮兒，手攜銀魚三尾，口作笛聲，過余身畔，方知爲瀕海之地。問是何村，曰：「非村落」，湖名「玉女」，余直譯之曰：「玉娘湖」，博君一粲。卽日趁漁船渡沙陀江，初九日到樟溪策馬，馬頻嘶而行，顧望崦嵫，悽然身世之託。初十日至楓峽，頗類吾鄉厓門。十

一日小病，逆旅主人伺余甚殷渥，似憐余蹭蹬也者。黃昏，於蕭疏籬落間，聞英吉利女郎歌奎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其音淑媚無倫，令人觸感興。土人言去此十餘里有古刹，締造奇特，如病不爲累，當往一觀。屬覓之書，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拙着梵書摩多體文，已爲桂柏華居士籤署，明歲宜可出版。日食摩爾登糖一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奉去小影，見其眉目，知狂放如故。九月可望香港。碧迦君相見否？久不寄箋，懼增伊鬱耳。

與柳亞子書

亞公足下：別後甚相思想，聯月勿書一字，誠絕音訊耳。秋寒石瘦，可無恙耶？又舞子海濱圖，卽異方飄寄之人，盡日眺望處也。

又

亞兄足下：乍合仍離，可勝惆悵。抵皖百無聊賴，無書可讀，無花可觀，日與桐兄劇譚斗室之中，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然總不如小花園之

「飯寶八」也。吾兄比來游興何似？桐兄決月杪歸
滬，英亦同去，彼時或能再圖良會也。浪游潦倒，
無有是處，述予心情亦當憐我。六月返西京紅葉
寺，吾兄可肯一塵游履否？兄如先在滬濱，乞爲我
善護羣花。誠惶誠恐。念一日，英頓首頓首。

與某公書

曼殊再拜敬覆某公閣下。去歲自南東渡，勞公
遠送於野。今得廣州書，復承遠頒水晶糖女兒香各
兩盒，以公拳摯之情，尤令山僧感懷欲泣。別後

悠悠行脚，臨水登山，每欲奉寄數行，聊證心量，
而握管悲從中來；嗟矣，三復來示，知公固深於憂
患矣！莊生云：『水中有火，乃發大槐。』今之謂
也。故交多速納南歸，顧終於無緣一返鄉關。四月
三十日，從安微過滬，風雨兼天，欲造訪令親，探
問起居，亦不可得。與公晤會之期，尙難預定，悽
惻其何能已耶！區子固非離經叛道之人，然此時男
子多變爲婦人，納只好三緘其口。昔人云：『修其
天爵，而人爵隨之。』見時遠望以此言勗之，納重
誦前三日偕燕君行抵舜湖，風景秀逸。一俟譯事

畢業，又重赴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東行須游泰山之後始定。令弟何時渡英？如行期已決，納有介紹書三通付之。燕君亦於秋間往合衆國惠斯康新大學，重攻舊業，可時相通問。未生養疴日本，圖書館事無從而知；聞文瀾閣藏書已盡移於圖書館。廣雅藏書無恙，但未聞有圖書館之設；使粵人多讀聖賢之書，吾公亦有意於此乎？某公盛意，衲惟銘感於心；丁此四維不張之世，尤得道義之交如兩公者，此生慰矣，夫復何求！八月十八日。

與葉楚傖書

至西京琵琶湖游次，病復大作。逆旅主人視余甚善，余甚感天心仁愛。是間爲三山最勝處，然「河山信美非吾土」，小鳳當思我經鉢飄零否耶？

與柳亞子書

行時未及一面，吾愁可知也。至西京，病復發，自分有愁無命之人，又安能逆料後此與吾亞子重有握手之歡否耶？河山信美，只增惆悵耳！亞子

足下。曼殊謹狀。

又

至大久保，復得瘡疾。頃至牛込，少試西藥。明後日赴大森。大森有梅花數百株，並是古物。「已知無奈姮娥冷，病瘦梅花更斷腸！」亞子甯謂山僧此時情緒不如放翁乎？大森小住，更赴熱海；熱海風候至佳，吾結習未忘，猶負氣如昔，病魔其如予何？賜教逕寄石井方，余雖浪遊，必能轉致余逆旅也。此草，敬叩雙安。燕謹狀。

與劉三書

積雪滿村，先愁玉笛，令老僧思念風雨聯床，
夢寄中酒之際也。鷓鴣無恙否？歲末南歸，舟經滬
上，當圖良晤耳。劉三靈素兩居士萬福。燕影伏枕
上言。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不見匝月，酒量詩懷，又饒幾許？
庸僧無狀，病骨支離，學道無成，思之欲泣！歲末

南歸，遍巡聖跡，石龜懷海，我豈亡情？舟經黃浦，亞子其遲老納於紅鏡綠酒間耶？燕影伏枕謹叩
亞子佩宜兩居士萬福！

又

亞子足下：久不聞動定，云胡不思？東渡湖光梅影，益增惆悵。日來病狀不佳，須赴千葉就醫，歲內不能西歸。未審吾亞子明春肯來一游否？如能約桐蓀兄同來更佳。昔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燕影拜白。

又

亞兄足下：联接兩箋，深以爲慰。大久保書，
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矣。病骨支離，異域飄寄，舊
游如夢，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醫生大吃
年糕，故連日病勢，又屬不佳；每日服藥三劑，牛
乳少許，足下試思之，藥豈得如八寶飯容易入口
耶？京都雖有倚檻窺簾之勝，徒令人思海上鬥雞走
馬之快耳。今晨天氣和朗，醫者誠勿出外，欲一探
兒時巷陌，不可得也。晝日靜臥；四顧悄然，但有

梅影，猶令孤山鄧尉，入吾魂夢。伏望足下，鑒春
教言，幸甚幸甚。佩君無恙？十二月二十六日，阿
璞謹狀。

與劉三書

相別逾月，伏維燕居清暇，沖明在襟，甚善甚
善。淚香腸疾漸就痊可，但弱不勝衣耳。擬橫塘柳
綠時西歸，隨吾劉三走馬吹花，或吳波容與，豈非
快事？若夫曾經海上未？鵝籬時通尺素否？芳草天
涯，行人似夢，寒梅花下，新月如烟；未識海上劉

三，肯爲我善護羣芳否耶？淚香誠惶誠恐。

又

連日自橫濱而羽田，而妙見島，而千葉海邊，今日少憩梅屋，頗有汀汀澤畔之意。昨日舊病復發，幸得良醫。三四日內須赴東京，「隨緣消歲月，生計老袈裟。」劉三近怎麼生？海上花卿五姑輩，通個消息否？哲子雄伯何如？此叩僂祉。二月十八日，燕影謹白。

又

頃至東京，專攻三論宗，以一向隨順，住心觀淨，是病非禪；所謂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住十日即赴西京。此叩雙安。二月二十日，玄璞謹白。

與邵元冲書

連日甚寒。晨間小雨如烟，不能掃小園子。午後試新衣，並赴源順，食生薑炒鷄三大碟，蝦仁麵

一小盃，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某君勸昌勿歸，然則中秋月餅且無福消受，遑論其他？二十三日燈下書。

又

今晨拜誦海上來箋，知居士果無恙，欣歡何似？昌近日頗涉冥想，不知其然而然。昨日友人招飲源順，歸時已十二句鐘矣。阿崔猶得一陪否耶？後園柿子，已垂垂作金魚黃色矣。近日曾一到荔香園醉漚齋否？

與鄧孟碩書

孟君足下：接十一月二十六日手示，知故人無恙，快慰何言！科侖比亞有何奇遇，能相告一二否？君謂賣文自給，此亦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吾聞新大陸米珠薪桂，大不易居，望君早日赴法蘭西。往昔吾在滬，見各國麵包遠不及法蘭西人所製者；惟牛肉牛乳，勸君不宜多食。不觀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敬其精怪類牛，不可不慎者也。如君謂不食牛肉牛乳，則麵包不肯下咽；可趁

中土人所開之雜貨店，購頂上乳腐，紅色者購十元，白色者購十元，塗麵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朕。如君之逆旅主人詢君是何物，君則曰紅者是赤玫瑰 Cheese；彼復詢白者，君則曰白玫瑰 Cheese。此時逆旅主人，豈不搖頭不置，歎爲絕品耶？吾自十月，已遷來覺生先生處。胃疾已平，深感天心仁愛，復謝君天涯相問之殷也。吾室中有金陵所刻佛像，又有陳搏老祖所書「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十大字，又有達摩祖師畫像。明歲吾或能赴瑞士山中面壁，亦未可知。遲二日爲西歷度歲

之時，念君遠適異國，豬油年糕，必不可得，爲懷
然久之。君何時西歸？人事固多變，恐後此終無再
見之日。縞衣人有信至否？或因通書，幸爲和尙問
縞衣人起居。欲言不盡；寒凝千萬珍重，珍重千
萬。宣統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宋玉頓首頓首。

又

西園有破梅，爛石，十八世紀木屐，君豈憶念
之乎？可憐余之廣東皮箱，都在滬上拍賣，甚至天
方國之馬桶，亦被紅頭阿三擊去。余欲赴大食國一

觀古跡。君居紐育城作麼生，恐爲癡心魔女所惑耳？如是我言。皇帝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號。

與鄭桐蓀柳亞子書

桐蓀亞子兩兄：福履多懽，幸甚幸甚！吾患肺炎幾一月，昨日始來東京，寄食城外小廟。聞伯華先生尙居神田，但不知其地址。前聞桐兄赴美利堅國，阿傅赴雜港，然否？湘四秦箏阿雀諸人，何以不能安貧樂澹也。小園嘉樹列植，足以流盼，時解

衣覓蟲，放於地上，有侏儒亦於髮中磨出一蟲，強謂余過彼。余言：『余之蟲自身上，色白；子之蟲自頭上，色黑。何強加余以過？』侏儒雖語塞，然吾是弱國之民，無顏以居，無心以甯，亞子豈知吾愁歎耶？近發明一事，以中華乳腐塗麵包，又何讓外洋癡司牛油哉！牛乳不可多飲，西人性類牛，卽此故。吾病愈歸廣東。體中何如，善保元吉。三月二十二日，存穆再拜。

與柳亞子書

輕輕愛出風頭，吾恐斯人終爲細腰餓死。紐蘭書至，言已由英之美，余勸渠歸來鄉國，毋爲異域之鬼。此處亦有蓮子羹八寶飯，唯往返須數小時，坐汽車又大不上算，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討厭。紐蘭書法甚有進步，但字瘦如人耳。輕輕好罵，紐蘭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像煞有介事。歐洲大亂，呂宋煙餅干都貴，摩爾登糖果自不待言。鮑記室妄談國事，實是南京告化子耳。此處尙未換單衣，蘇州天氣何如？亦嘗至植園西園疎散否？不知所裁。

又

吾日吸鴉片少許，病亦略減，醫者默許余將此法治病矣。伯順同阿二昨日趁法蘭西公司船返國。計余在此，尚有兩月返粵；又恐不能騎驢子過蘇州觀前，食采芝齋纓子糖，思之愁歎。阿崔欲來游學，吾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吾謂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三月二十七日。

與邵元冲書

小鳳小杜麗娟都不與我一言，豐儉終有介事耶？君便中購摩爾登糖四瓶，外國火腿一隻，爲我代送至小花園，可乎？君何不携老三來游箱根？輕嫁一富人，自云不得志也。此處有酒能賒，無油可措，君將何以教我？

與柳亞子書

得手教，省覽周環，惠同促膝。君遊武林，想

此時返紅梨矣。伏維起居清澗，欣慰良深。樂以旬
疾未愈，還國之期，仍未定也。桐蓀教授秣陵，體
中何如？吾何時不思念之！振生近日有書至不？吾
近爲人譯書二種，如病不爲累，秋候過已，當赴瑞
士作酒徒耳。孫大返北京，有書仍由平津轉交。此
覆敬叩僑社。五月初八日，樂弘白。

與劉半農書

半農先生：來示過譽，誠惶誠恐。所記固屬子
虛。望先生不必問也。雜誌第三本如已出版，望卽

日賜寄一分，因仲子北行，無由索閱。尊撰靈秀罕儔，令人神往。不慧正如圖騰社會中人，無足爲先生道也。近日病少除，書人鬼記已得千餘字；異日先生如見之，亦不必問也。「達吐」似嘗見諸梵語雜名，此書未携歸，因不能遽答。西域術語，或神祕之名，卽查泰西字書，不啻求馬於唐市。嘗見先生記拜輪事，甚盛甚盛。不慧曾見一書，名 *Wings Byron in Italy*，記拜輪事最爲詳細，未知滬上書坊有之否耳？先生明春來游，甚佳。比來滬上欲雪，氣候較滬上倍寒，捨閉門吸呂宋烟之外，無他

情趣之事。若在開春，則綠波紅檻間，頗有窺簾之
盛。日來本擬過滬一行，畏寒而止。囫圇此覆，敬
叩撰安。墨禽再拜。

燕子龕隨筆

朱舜水墓，在日本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舜水沒數年，有張斐者，慕舜水高義，追蹤而至，爲文以祭之。斐字非文，著有莽蒼園文稿，水藩梓以行世。後太炎居士重爲排比，始得流轉中土。今日人已將舜水全集刊行，所謂飲水思源者也。余憶舜水五古一首云：「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迹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革，西望獨吞

聲！』其當日眷懷君國之志，鬱而不申，可哀也已。

山寺中北風甚烈，讀放翁集，淚痕滿紙，令人心惻。最愛其「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一絕，嘗作劍門圖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十一月十五日病臥祇桓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瑪哈默德本麥加產，少時家貧，備於婆婦開池

育家。開氏尙其爲人正直無私，遂嫁之，因而得廣
交游。至埃及敘利亞等地，受猶太基督兩教感化。
歸而隱退山中，靜坐思維。至四十歲始下山自立一
教曰「於斯蘭」。「於斯蘭」者，譯言「服從」。
倡宇宙一神論，著可蘭經。

伽摩 (Kama) 者，印度情愛尊天，貌極端美，
額上有金書，字迹不可辨。手持弓以箴幹爲之，蜜
蜂聯比而成弦。持五矢，矢尖飾以同心花，謂得從
五覺貫入心坎。腰間繫囊二，用麻布製之，實以凌
零香屑。其旆畫海妖狀，沒傳尊天會鎮制海妖云。

余曩隨婆羅門大德行次摩俱羅山，於散陀那古廟得瞻禮一通。散陀那者，譯言「流花」。

梵土古代詩人，恆言手熱證癡情中沸。莎士比

爾亦有句云：“Give me your hand, thise hand is moist, my lady-hot, h t, and moist” (Othello, Act III. Scene t) 迦梨達舍 (Kalidasa)，梵土詩聖也。英吉利騷壇推之爲「天竺莎士比爾」，讀其劇幽沙君達羅 (Sakountala)，可以覘其流露矣。

曇鞞秣陵，李道人爲余書泥金扇面曰：「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蜜？』」佛

言：「般若波羅蜜」。』二十四字。余許道人一畫，於今十載，尙未報命，以余畫本無感法故耳。娟娟偶於席上書絕句云：「維摩居士太猖狂，天女何來散妙香？自笑禪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無妨！」謂是敬安和尚作。余曰：「和尚一時興致之語，非學吞針羅什也。」

十二月望日，行路摩梨山，古寺黃梅，歲云暮矣。翌晨遇智周禪師於廚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畫相，是章侯真跡。

「偈」卽梵音「伽佗」，唐言頌譯云「孤起」。
妙玄云：「不重頌名孤起亦曰諷頌。」姚秦鳩摩羅
什有贈沙門法和十偈，唐人多效之。阿耨窣覩婆，
或輸廬迦波，天竺但數字滿三十二，卽爲一偈，號
「阿耨窣覩婆偈」。蘊馱南者，此云集施頌，謂以
少言攝集多義，施他誦持。

Spenserian Verse 云冒頭短章，古代希臘拉丁
詩家優爲之，亦獨梵籍發凡之頌也。

草堂寺維那叩余曰：「披鬚以來，奚爲多憂生
之歎耶？」余曰：「雖今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

耳。」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有泉，有茶，有筍，有芋。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餠甚豐。囑余端居靜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審行脚何方，贖余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印度 Mahabharata, Ramayana 兩篇，閱麗淵雅，爲長篇敘事詩，歐州治文學者，視爲鴻寶，猶 Iliad, Odyssey 二篇之於希臘也。此土尙無譯述。

惟華嚴疏鈔中有云：婆羅多書羅摩延書是其名稱。
二詩於歐士早有譯本，婆羅多書以梵土吟君所譯最
當，英儒馬格斯牟勒（Max Müller）序而行之，有見
虎一文之咏。

印度氣候本分三季：熱季，雨季，涼季。昔者
詩人好事，更分二閱月爲一季，歲共六季。曰「伐
散多」，爲春季；曰「佉離斯磨」，爲夏季；曰
「薄舍」，爲雨季；曰「薩羅陀」，爲秋季；曰
「訶伊漫多」，爲冬季；曰「嘶嘶羅」，爲露季。
印度古代詩人，好以蓮花喻所獻，猶 Robert

Burns 之 *Red Rose*, 余嘗譯頌頌亦薔薇一首，

載潮音集。

波斯昔時才子，盛以薔薇代意中人云。

中土蓮花僅紅白二色，產印度者，金黃藍紫諸色俱備，惟粉白者晝開夜合，花瓣可餐。諸花較中土所產大數倍，有異香，經云「芬陀利」是已。

「涉江采芙蓉」，芙蓉當譯 *Lotos*。或曰

Water-lily，非也。英人每譯作 *Hyacinth*，或木芙蓉矣。木芙蓉梵音「鉢羅波底」。日中王夫人，取此花爲小名。

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淒惘，余春雨絕句云：「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梵語「比多」云父，「莽多」云母，「婆羅多」云兄弟，「先諦羅」云石女，「末陀」云蒲桃酒，「摩利迦」云次第花，以及東印度人呼水曰「鬱特」，與英吉利語音義並同。

桐城方氏維儀，年十七寡居，教其姪以智，儼如人師，君子尙其志焉。其五律一章云：「孤幼歸

甯養，雙親喪老年，衰容如斷柳，薄命似浮煙！詩調淒霜鬢，琴心咽凍天；蕭蕭居舊館，錯記是從前。」讀之想見其遭時多難也。

樓子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民。一日偶經游福州路，於嶺南樓下整幃帶次，聞樓上某校書唱曲云：「汝既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黃仲則「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是相少情多人語。

士人稱荷人曰「敦」，猶言主也。華人亦效

呼之，且習其劣俗。華人士生者曰「嘩嘩」，來自中土者曰「新客」。

梭羅爲首都，其會居焉。會出必以夜，喜以生花綴其身，畫眉傅粉，侍從甚盛，復有弓箭手。會子性揮霍，嗜博飲，妻妾以數十，喜策肥馬出行。傅粉塗脂，峨峨雲髻，狀若好女焉。會之嬪妾，皆席地臥起，得幸而有孕者，始得賜以牀褥。宮人每日給俸若干，使自操井臼。宮中見會，無論男女，皆裸上體，匍匐而前。會每一語畢，受命者必合掌禮拜，退時亦蛇行也。

張憲崖山行云：『三宮銜壁國步絕，燭天炎火隨風滅。間關海道續螢光，力戰崖山猶一決。』余恆誦之。曩畫崖山奇石壁圖，太炎居士爲錄陳元孝詩曰：『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風人之旨，令人黯然。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測字者問：「何事？」曰：「國」

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矣！』內臣咋舌而還。

佛國記耶婆堤，卽今爪哇。萬曆時華人至爪哇通商者已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而今日華僑人口，已達六十餘萬，自生自滅，竟不識祖國在何方向。爪哇末里洞，有人造石山高數十丈，千餘年物矣。其中千龕萬洞，洞有石佛，紆迴曲折，

層出無窮。所刻石像，較靈隱飛來峯爲精美。詢之士人，云此石山係華人所造；日隱水城，爲爪哇奇跡，亦中土人所建。黃子肅芳約余往遊，以病未果也。

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聞見寄七律一章，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詩云：「四載離綜感索居，似君南渡又年餘。未遺蹤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向晚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樓却不如！」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

本，居士復追贈一律云：『五年別去驚初見，一醉殊辜萬里來。春事陰晴到寒食，故人風雨滿離杯。拈花衆裏吾多負，取鉢人間子未回。自有深深無量意，豈堪清淺說蓬萊？』居士有兼霞樓，余作風絮美人圖寄之。

英吉利語與華言音義並同者甚衆。康奈爾大學教授某君，欲彙而成書，余亦得數言以獻。如「費」曰“Fee”「誅」曰“Sue”「拖」曰“Tow”「理」曰“Reason”「路」曰“Road”「時辰」曰“Season”「紫」曰“Sik”「爸爸」曰“Papa”「爹

爹」曰“Daddy”「媽媽」曰“Mamma”「簿」曰“Book”「香」曰“Scent”「聖」曰“Saint”「君」曰“King”「蜜」曰“Mellie”「蜜漿」曰“Mead”「麥」曰“Malt”「芒果」曰“Mango”「禍」曰“Woe”而外，雞鳴犬吠，均屬諧聲無論矣。

海園湘南曹氏子，天賦詩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滴翠滿身彈竹露，落紅雙履印苔泥。樂譜暗翻金縷曲，食單親檢水晶糖。」數句而已。

相傳達摩至震旦，初入南海，有士人捧四書進，達摩以鼻嗅之，旋曰：「直是非而已。」

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

余嘗託海聞倩如居士刊石印一方，文曰：「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燕君謂我習慣未除，殆不識和尚之衷曲耶？

金堡祝髮後，居吾粵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

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寺龕傍，見手鈔澹歸和尚詩詞三卷，心竊愛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攜

去。猶記其貽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
矣。詩曰：『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箇是男兒？
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
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取？——贏得
空堂酒滿卮。』當日名賢可知也。

舊約全書在紀元前四百五十八年及四百五十年
間，伊薩羅氏所輯；千四百八十八年，意大利始刊
行希布羅經典全集。

昔人賣子句云：『生猶如雛鳳，年荒值幾錢？
此行須珍重，不比阿娘邊！』又女致母詩云：『挑

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寄可憐。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贖幾多錢？』兩詩真一字一淚也。

余至中印度時，偕二三法侶居芒碭山寺中。山中多果樹，余每日啖果物五六十枚，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惟是六日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痢疾，乃知去道尙遠，機緣未至耳。

『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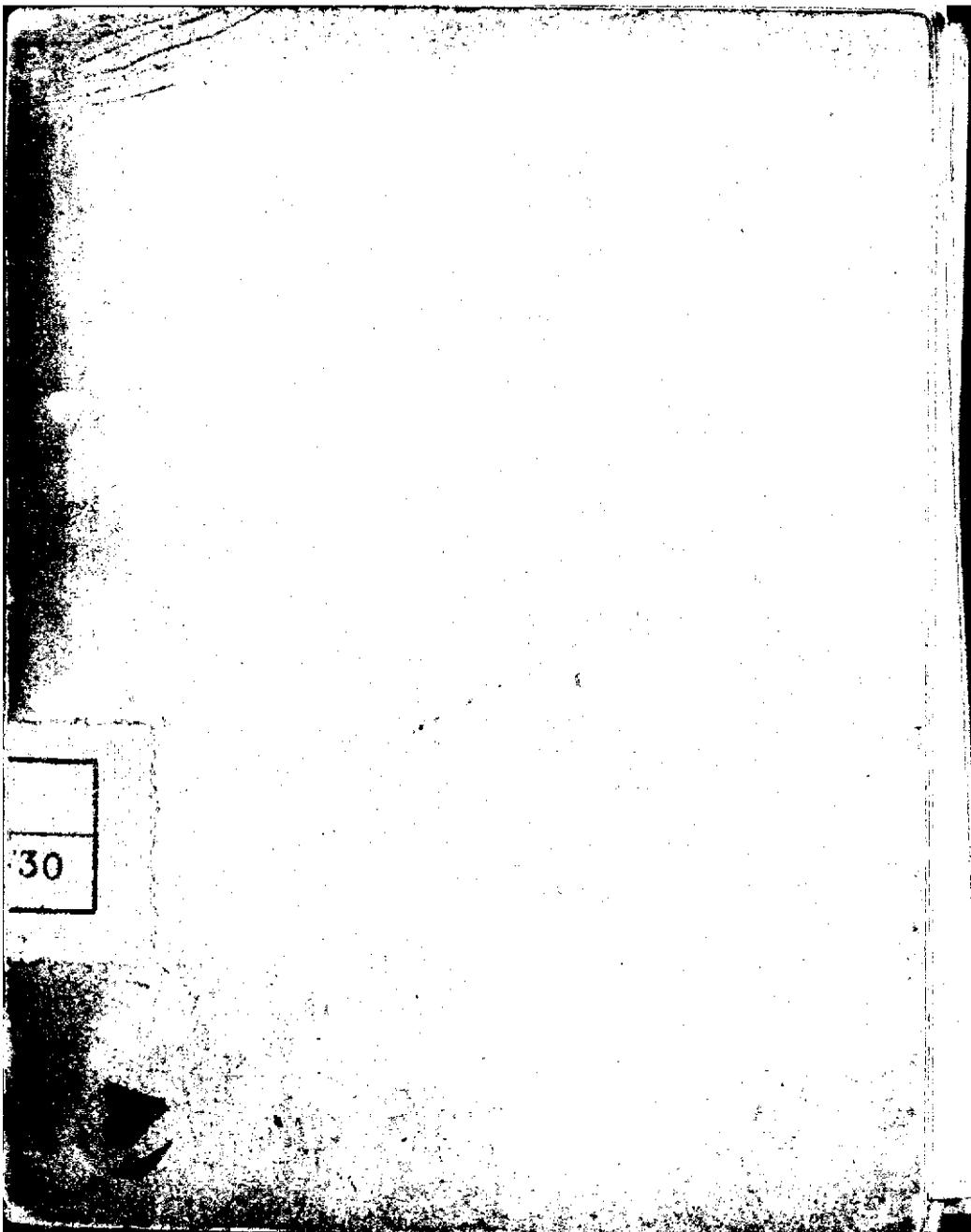
春序將謝，細雨廉纖，展誦拜倫詩：
"What"

is wealth, as it to me, may pass in an hour" 卽此
甫「富貴於我如浮雲」句也。"comprehended, for,
without transformation, Men become wolves on
any slight occasion," 卽陶潛「多謝諸少年，相知
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河有！」句也。"As
those who dote on odours pick the flowers, and
place them on their breast, but place to di." 卽
李嘉祐「花開昔日黃鸝囀，妾向青樓已生怨。落花
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句也。末二截詞
直怨深，十方同感。

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流麗。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鑄冶之者。曩者英吉利蓮花女士以師梨詩選贈英領事佛子，佛子持貺哲夫，哲夫遙贈於余，太炎居士書其端曰：『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爲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展轉移被爲曼殊闍黎所得。或因是懸想提維，與佛弟難陀同轍，於曼殊爲禍爲福，未可知也。』

廢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蟲斷續之聲。乃憶十四歲時，隨母氏羈逗子，隔隣有女郎手書丹霞

詩箋，以紅線繫蜻蜓背上，使徐徐飛入余窗，意似憐余蹭蹬也者。詩曰：『青陽啓佳時，白日麗陽谷。新碧映郊垌，芳蕤綴林木。輕露養篁榮，和風送芬馥。密葉結重陰，繁華繞四屋。萬景皆專與，嗟我守梵獨！故居久不歸，庭草爲誰綠？覽物歎離羣，何以慰心曲！』



30